

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41 期

# 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講記》

〈正釋〉

(pp.20~276)

釋圓悟 (2021.05.05)

## 甲一 序分

### 乙一 證信序

#### 丙一 舉經

如是我聞，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### 丙二 經典具三分（六種成就）

#### 丁一 明三分

一切經典，可分三分，即序、正、流通。

**序分**，是敘說法會發起的因緣。<sup>82</sup>由此因緣而開始說法，即為**正宗**。說法，不但為當時的聽眾，還遠為未來的眾生，所以末後有**流通分**。這是一切經的一般體裁。<sup>83</sup>

<sup>82</sup> 參見：

(1) 隋·吉藏撰《仁王般若經疏》卷 1(大正 25, 316a15-19)：

後諸師說亦無定或五或六。今依《金剛仙論》作六句分別：一、「如是」表信相。二、「我聞」明阿難承旨證述而不作。三、「一時」明聞經時節。四、明佛化主。五、明住處、明說聽有方。六、辨同聞證不虛謬。

(2) 唐·宗密述《佛說盂蘭盆經疏》卷 2(大正 39, 507a23-27)：

一切經初皆云：「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某處與某處若干人俱。」諸經多具六種成就，文或闕略，義必具之，謂：一、信，二、聞，三、時，四、主，五、處，六、眾。六緣不具，教則不興，必須具六，故云成就。

(3) 六種成就：（五事中則將信成就、聞成就合為一）

一、**信成就**：是指「如是我聞」給人眾對這部經生起信仰的心。

二、**聞成就**：是指這部經是阿難所聽來的。

三、**時成就**：一般佛經一開始都有「一時」，這是表示講經的時間。

四、**主成就**：經的主講人，是佛陀。

五、**處成就**：講經的地方。

六、**眾成就**：參加法會的聽眾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網路版：六成就）

<sup>83</sup>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藥師經講記》，p.25：

……本經全文，分三大科：即緣起、正宗、流通三分。敘述佛說此經的因緣，是緣起分。由此而引起開示全經的中心主題，為正宗分。佛說法，不但是為了當前的聽眾，且遠為未來的眾生，所以還要囑咐流通，化化不絕，是流通分。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597：

一般稱「如是我聞，一時，佛在某處住」，為「通序」，或「徵信序」。稱因當時的某人某事而引起世尊說法的，為「別序」，或「發起序」。

**丁二 別明：通序——證信序**

序分又分通序、別序。**通序**，是一切經所共同的；**別序**，是每一經的各別發起因緣。這通、別二序，又稱為**證信與發起**。

**證信序**，是結集經的敘述語，以表示不是杜撰的，而是親從佛聽來的，從佛弟子展轉傳下來的。

其中，敘明時間、地點、有什麼人在場同聽。記載翔實，確實可信。<sup>84</sup>所以龍樹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說方、時、人，令人心生信故。」<sup>85</sup> (p.21)

**丙三 釋義****丁一 釋：如是我聞**

「如是我聞」指法，指這部經典，為我親從佛所聽來的。

**如是**，有**信順**的意思。<sup>86</sup>如說：如是的！就表示信得過；假使信不過去，就說不是

<sup>84</sup>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藥師經講記》，pp.25~26：

……緣起分中，又分敘事證信與禮請起說，通常稱為**通序與別序**。**敘事證信**，是敘述佛在何時何地為何等人開示此一法門，以及當時在場聽眾共有若干，以表示結集經典的人，確曾從佛聽來，不是妄自杜撰，這才能取得後人的信仰。……如現代的會議記錄，必記下時間、地點、出席人數及其議案，以示有史實可稽。佛教聖典，不像外道經書，說不出出處，而假藉以天降，或是從山洞裡得來，甚至說是由乩壇裡扶乩得來！

<sup>85</sup> 參見：龍樹造，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3(大正25，75c13-15)：

問曰：何以不直說般若波羅蜜法，而說「佛住王舍城」？

答曰：說方、時、人，令人心生信故。

<sup>86</sup> 參見：

(1) 龍樹造，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1〈序品 1〉(大正25，62c17-63a7)：

問曰：諸佛經何以故初稱「如是」語？

答曰：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。「如是」義者，即是信。

若人心中有信清淨，是人能入佛法；若無信，是人不能入佛法。不信者言「是事不如是」，是不信相。信者言「是事如是」。譬如牛皮未柔，不可屈折；無信人亦如是。譬如牛皮已柔，隨用可作；有信人亦如是。

(2) 護法等造，玄奘譯《成唯識論》卷6(大正31，29b22-c5)：

云何為信？於實德能深忍、樂欲，心淨為性，對治不信樂善為業。……此性澄清，能淨心等。以心勝故，立心淨名，如水清珠能清濁水。

(3) 安慧造，地婆訶羅譯《大乘廣五蘊論》卷1(大正31，852a10-11)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〈佛學的兩大特色〉，pp.161~163：

信心的修學方式，可以分成幾個階段，在其過程中雖有淺深的不同，但最後是**信智統一**。

第一是**信順**，內心不存有絲毫的成見，而以理解為基礎。因為胸中一有主見，則不能信順他人或接收真理。……

第二是**信可**，或稱為解信，經過信順後，接著就對於所信的對象上生起深刻的了解，或印可它確實如此。……

第三是**信求**，這一階段是經過智慧思考後採取行動，希求獲得。……

第四是**證信**，由於不斷的修習，體悟到真理究極與最初所信的毫無二致。如開礦者，繼續的開掘，終於發現到大量石油（這與現證慧相應）。

佛法說信不排智，智以信成，達到**信智合一**，這與其他宗教的信仰大大不同。……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大乘廣五蘊論講記》，pp.94~95：

怎麼樣才叫做信呢？「深正符順，心淨為性」……經上講，這種信心真正生起的時候，

這樣了。佛法無論深淺，一律要以信心為先。同時，佛說是這樣的，佛弟子傳下來，大家都說是如此的，彼此沒有異議。所以，如是又含有**無諍**的意思。

佛法本無實我，但隨順世俗有假名我，假名說我。依緣起法相說，依耳根發耳識而成聽聞。但不離根識而安立假我，假我是總，根識是別，廢別取總，所以說**我聞**。

87

#### 丁二 釋：一時

「**一時**」，指說法的時候。各地的時間不同，曆法不同。佛法遍傳於各地，所以不指定某年、月、日，總稱**一時**。簡單的說，就是感應道交、法會始終的時間。

#### 丁三 釋：佛

「**佛**」，指說法主。

#### 戊一 佛陀之涵義

梵語**佛陀**，簡稱為佛，義為**覺者**。<sup>88</sup>

覺有二義：一、**覺悟**，是覺悟宇宙人生的真性。二、**覺察**，是覺了一切事相。

#### 戊二 佛圓滿覺悟，自利利人

正覺法性，聲聞、緣覺也是有的；不過佛不但是正覺，而且普遍覺了世出世間的一切法，名**正遍覺者**（即三藐三佛陀）。<sup>89</sup>

---

煩惱都退開了，心理上當下就清淨、安定。但這還不是成聖人，這是真正初步的信心發了。佛法中講信三寶、信四諦、信業、信果，是這樣的一個信。

<sup>87</sup> 參見：

- (1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 18(大正 25, 196a14-16)：  
初發心菩薩，若從佛聞、若從弟子聞、若於經中聞，一切法畢竟空，無有決定性可取可著，第一實法，滅諸戲論。
- (2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 2(大正 25, 66b4-6)：  
何者是佛法？佛法有五種人說：一者、佛自口說，二者、佛弟子說，三者、仙人說，四者、諸天說，五者、化人說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，p.35：  
「聞法」，龍樹菩薩說：由三處聞：一、從佛聞法；二、從佛弟子聞法；三、從經典聞法。

<sup>88</sup> 佛之名號，參見：

- (1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 2(大正 25, 70b14-73b13)。
- (2) 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46：  
如來、應、正遍知，是佛的通號。佛的通號，詳有十號，簡稱世尊；經中常處中說此三名。如來，梵語多陀阿伽度，即契合諸法如如而成就的意思。應，梵語阿羅訶，即阿羅漢，常譯為應供，其實含有應殺賊、應無生、應供的三義。二乘應受人天的供養；佛應受世出世間一切凡聖的供養。正遍知，梵語三藐三佛陀，或三菩提，即正確而普遍的覺者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藥師經講記》，pp.47~48：  
……十、「佛」即是覺者，能究竟覺悟生命的秘奧，和覺察世出世間的種種法相。……

<sup>89</sup> 參見：

- (1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129：  
……佛與弟子間的差別，也被深深的發覺出來。發現《阿含經》中，佛以求成「無上菩

約事理說，佛是具足了覺悟、覺察，而於覺究竟圓滿的 (p.22)。

若約自他說，佛不但完成了自覺，且覺悟於他；自覺覺他而究竟圓滿了的。

所以，佛陀的大覺，應著重於無師自悟的**創覺**，不同聲聞的依佛而**開覺**；更應著重於普遍一切的明覺，不同二乘的覺了少分。<sup>90</sup>

### 戊三 專指釋尊

佛是通號，凡能具足**覺察**、**覺悟**，以及**覺自**、**覺他**、**覺圓滿**者，都名為佛。

但此中所說的，指**釋迦牟尼**。因為約現在的這個世界說，唯一佛無二佛。說到佛，就知是釋迦牟尼了。

### 丁四 釋：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

「**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**」，指佛教化的住處。

#### 戊一 舍衛國

舍衛實是城名，國名為**憍薩羅**。舍衛城是憍薩羅國的京城。

**舍衛城**，是六大城之一；佛在此說法的時間很長，傳說有二十五年。此地，離佛故鄉的迦毘羅衛不遠；佛的祖國，就是屬於憍薩羅的。

**舍衛**的意義，是有名聞。印度古代，舍衛是極重要的大城，為文化、經濟的中心。人才濟濟，物產豐富，有名於當時，所以叫舍衛。<sup>91</sup>

提」——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(anuttara-samyak-sambodhi) 為目的；與聲聞弟子們以涅槃為理想，似乎有些不同。本來，聲聞弟子證果時，經上也說：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」(「正覺」)。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頁 970：

菩提 bodhi，譯為覺，古代都譯作「道」。本來，聲聞得「三菩提」(正覺)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——無上正等覺，無上道或最正覺。但聲聞重在涅槃，佛重在無上菩提，流傳久了，「菩提」也就成為無上菩提的簡稱了。

<sup>90</sup> 參見：

(1) 劉宋·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·75 經》卷 3(大正 02, 19c2-10)：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未曾聞法，能自覺法，通達無上菩提，於未來世開覺聲聞而為說法，謂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、八道。比丘！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未得而得，未利而利，知道、分別道、說道、通道，**復能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**；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，是名如來、羅漢差別。」

(2)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·玄奘譯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43(大正 27, 735b16-21)：

有於甚深緣起河能盡源底，說名為佛；二乘不爾。故經喻以三獸渡河，謂**兔、馬、象**。兔於水上但浮而渡，馬或履地或浮而渡，香象恒時蹈底而渡。聲聞、獨覺及與如來，渡緣起河，如次亦爾。

(3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 36〈習相應品 3〉(大正 25, 323b6-13)：

問曰：聲聞、辟支佛因緣故，亦使世間得善法，何以但說菩薩能令世間有善法？

答曰：因聲聞、辟支佛世間有善法者，亦皆由菩薩故有。若菩薩不發心者，世間尚無佛道，何況聲聞、辟支佛！**佛道是聲聞、辟支佛根本故**。……

<sup>91</sup> 參見：

(1) 隋·吉藏撰《金剛般若疏》卷 1(大正 33, 93c5-18)：

……真諦三藏云：彼國正音應云：**奢羅摩死底**，此云：**好名聞國**。昔有仙人有好名聞，

**戊二 祈樹給孤獨園**

在舍衛國城南，約三、四里地方，有**祇樹給孤獨園**。

**園**的梵語是僧伽藍，即僧眾住處，有山水、有樹林，出家眾都住這些地方，所以印度的僧寺，都名**僧伽藍**。

**祇樹**，是祇陀太子的樹。祇陀是王太子，園門處的樹木，是屬於他的。

**給孤獨**即須達多 (p.23) 長者，為舍衛城的首富，多作慈善事業，特別救濟孤獨無依者——少而無父母的孤兒，老而無子女的獨漢——所以人們尊稱他為給孤獨長者。

園是長者造的，樹是太子布施的，所以合名**祇樹給孤獨園**。<sup>92</sup>

在此中住，從仙人作名，故云：好名聞國也。又云：此國具足有四義：一、多寶；二、此中人多受五欲樂；三、有諸法德，此國中人多行施戒，謂之法德；四、未來得解脫果，明此國中人，未來多生人天中，及得解脫果。有此四義，遠聞餘國，故云：**好名聞國也**。從來舊翻為**聞物國**，此土多出好物，遠聞諸國，故名**聞物國**。……

問：佛住舍衛凡得幾年？答：經云：住舍衛國得二十五年。有九億家，三億家見佛不聞法，三億家亦聞法亦見佛，三億家不見佛不聞法。……

(2) 唐·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10(大正54, 367c-368a)：

舍衛國(梵語訛也。案：《十二遊經》義譯云：無物不有國；或云：舍婆提城；或言：捨羅婆悉帝夜城，並訛也。正梵音云：室羅伐悉底國，此譯云：聞者城。《法鏡經》譯云：聞物國。又，善見律云：舍衛者，人名也，舍衛先居此地，時有國王見其地好，心生愛樂，舍衛遂請王住，王即許之，因以其名而為國號。又國云：多有國諸國珍奇，多歸此國，故以為名也)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p.21~22：

舍衛，本是城名，應稱為憍薩羅國舍衛城。但古代城邦國家的遺習，每以城名為國名，憍薩羅國的首都在舍衛，所以也稱為舍衛國。舍衛，是聞物的意思，以此城的政治、文化、物產等都很發達，為全印度所聞名的，所以立名為舍衛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207：

……從經律中所見到的，如**舍衛城**(Śrāvastī)東的東園鹿子母堂(Pūrvārāma-mṛgāramātr-prāsāda)，是富商毘舍佉鹿子母(Viśākhā-mṛgāramātr)所建的；城內有波斯匿王(Prasenajit)的王園(Rājakārāma)；城南有須達多(Sudatta)長者布施的祇樹給孤獨園(Jetavanānāthapiṇḍadasyārāma)。拘睺彌(Kauśāmbī)有瞿史羅(Ghoṣila)長者所施的瞿史羅園(Ghoṣilārāma)。……

<sup>92</sup> 參見：

(1) 東晉·瞿曇僧伽提婆譯《中阿含經》卷6〈舍梨子相應品3〉(大正01, 460c20-461a25)。

(2) 吳·支謙譯《佛說孛經抄》卷1(大正17, 729a6-23)。

(3) 隋·吉藏撰《金剛般若疏》卷1(大正33, 94c10-95a2)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22：

祇樹給孤獨園，是城外如來居住與說法的地方。如來常住說法，除摩伽陀王舍城外的竹園而外，要算在祇樹給孤獨園的時候最久了。園是給孤獨長者——須達多發心修蓋供養的；樹是波斯匿王王子祇陀奉施的。祇陀的樹林，給孤獨長者的園，所以總名為祇樹給孤獨園。僧眾的住處，名為僧伽藍，即僧園。園，不但是林園，僧眾的智德並茂，大德輩出，好像園林的花木繁茂，馥郁芬芳一樣。所以，僧伽的住處稱為僧園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206~207：

**丁五 本經未列同聞眾**

一般經的通序，此下還敘列有諸大阿羅漢，或千二百五十弟子，或有大菩薩、諸天龍神等，為在場的聽眾。

本經沒有同聞眾，因本經正宗，在阿踰闍國<sup>93</sup>說；當時的聽法眾，也不在祇園內。所以敘說佛在祇園時，對於同聽眾，略而不論。

**乙二 發起序****丙一 外緣發起****丁一 論女德共商接引****戊一 舉經**

時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，信法未久，共相謂言：勝鬘夫人，是我之女，聰慧利根，通敏易悟，若見佛者，必速解法，心得無疑；宜時遣信，發其道意。夫人白言：今正是時。(p.24)

**戊二 列「發起序」之涵義**

此下是發起序。有二：一、外緣發起，即由王及夫人的助緣引發。二、內因感悟，即由勝鬘夫人自己過去的善根，見佛聞法。

外緣發起中，先論女德共商接引。

**戊三 釋義****己一 釋：時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**

「波斯匿王」，是憍薩羅國的國王，譯為勝軍。<sup>94</sup>

……通俗所稱的寺院，原語為僧伽藍 (saṃghārāma)、毘訶羅 (vihāra)。阿藍摩 (ārāma)，譯為「園」，有遊樂處的意思。本來是私人的園林，在園林中建築房屋，作為僧眾的住處，所以稱為「僧伽藍」。「精舍」，音譯為毘訶羅，是遊履——住處。在後來，習慣上是大寺院的稱呼。僧伽藍與精舍，實質上沒有多大差別，可能是建築在園林中，或不在園林中而已。……

(6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四）》，〈中國佛教瑣談〉，pp.170~171。

<sup>93</sup> 參見：

(1) 隋·吉藏撰《勝鬘寶窟》卷1(大正37, 5a6-8)：

阿踰闍國，謂：無生國。此國常說無生，常有學大乘人習無生觀，故為之直說一乘，使成佛也。

(2) 玄奘譯·辯機撰《大唐西域記》卷5(大正51, 896b4-897a21)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57：

四、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，也是求那跋陀羅初譯的。勝鬘 (Śrīmālā) 出嫁到阿踰陀 (Ayodhyā)，說一乘、如來藏法門。阿踰陀為笈多王朝的文化發達地區，無著傳出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就在此地。《勝鬘經》分十四章，說到如來藏與生滅識的關係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547：

阿踰陀 (Ayodhyā) 在恆曲以東，其首府與現在的 Oudh 相當。無著 (Asaṅga)、世親 (Vasubandhu) 的弘揚大乘，製造論書，也在這裡。眾賢 (Saṃghabhadra) 是室利邏多同時的後輩，造《順正理論》，責難室利邏多時，就一再的說到東方。……

<sup>94</sup> 參見：

(1) 東晉·瞿曇僧伽提婆譯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6〈等見品34〉(大正02, 690a14-693c8)：

「末利」即鬘。戒律中說：末利夫人是迦毘羅衛國的大名長者的使女，出身貧苦。一次，見到佛，生歡喜心，作微薄的供養。

她在大名長者的花園內做事，勝軍大王某次到花園來，末利照應得很週到，王知道是大名長者的使女，就向長者求為夫人。

末利夫人突然的幸遇，自覺為供佛的功德，從此信佛甚深。<sup>95</sup>由於夫人信佛，也就引王信佛。<sup>96</sup>

爾時，如來成道未久，世人稱之為大沙門。爾時，波斯匿王新紹王位。是時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「我今新紹王位，先應取釋家女。設與我者，乃適我心；若不見與，我今當以力往逼之。」……

時，摩呵男家中婢生一女，面貌端正，世之希有。時，摩呵男沐浴此女，與著好衣，載寶羽車，送與波斯匿王，又白王言：「此是我女，可共成親。」……

時，諸相師[18]聞王語已，即白王言：「大王當知，求夫人時，諸釋共諍，或言當與，或言不可與，使彼此流離；今當立名，名曰毘流[19]勒。」相師立號已，各從坐起而去。……

[18]聞王語=問訊王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[19]勒=離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

(2) 劉宋·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21(大正 22, 140c29-141c13)。

(3) 隋·吉藏撰《仁王般若經疏》卷 1(大正 33, 322b3-6)：

……初出波斯匿王名，德行下歎德。初釋名者，且明二因緣：若依父母立名，曰勝軍。與如來同日而生，後人大雄略，能破強敵，凡所鬪處恒勝父母，立字名曰：勝軍。……

(4) 印順法師，《佛在人間》，pp.7~9：

釋尊的祖國迦毘羅，如何富庶，如何強盛，在佛教的傳記中，顯然是誇大的。事實上，當時的迦毘羅，早已淪為波斯匿王的憍薩羅國的附庸。有一回，波斯匿王向迦毘羅的釋族索婚。大家雖覺得他非我族類，但又不取得罪他；結果，喬裝一個婢女，冒充釋女去下嫁。……

<sup>95</sup> 參見：

(1) 姚秦·佛佉耶舍共竺佛念等譯《四分律》卷 18(大正 22, 689b18-690c25)：

爾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舍衛城中有一大姓婆羅門名耶若達，多饒財寶，生業無量，田地穀食不可稱計……時有一婢名曰黃頭，常守末利園。……時黃頭見王臥已，在前長跪，按脚及處處支節，解王疲勞。黃頭身如天身，細軟妙好。……從末利園中將來故，即號之為末利夫人，年遂長大，王甚愛敬。……

(2) 唐·義淨譯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》卷 7(大正 24, 234ba24-235b10)：

……時，摩訶婆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為妻，未久之間便誕一息。復經年月又生一女，名為明月，如法長養漸至成人，智慧聰明儀容超絕，於諸村邑無不歎美。……時彼邑人放其母子，遂將明月至大名所。……大名曰：「若爾，此女留住園中，每於日日常採多花，結作勝鬘持來與我。」因號此女名曰勝鬘。女於後時，取已食分詣彼園所，遇佛世尊入城乞食。……

(3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 33(大正 25, 305a7-8)：

……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故，得今世界報，為波斯尼示王后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317：

……另一位是迦留陀夷(優陀夷)，雖在律藏中極不如法，但確是一位傑出的比丘。他出家不久，就證得阿羅漢果；是波斯匿王(Prasenajit)妃末利(Mallikā)夫人的門師；曾教化舍衛城(Śrāvastī)近千家的夫婦證果；作讚歎佛陀的〈龍相應頌〉，說佛是「龍一切時定」；又是一位參與阿毘達磨論辯的大師。這樣的人物，竟然也被數為「六群比丘」之一！……

<sup>96</sup>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佛教之興起與東方印度〉，p.70：

**己二 釋：信法未久**

「**信法未久**」，約信解大乘法說。在本經以前，佛在給孤獨園將說法鼓經時，王及夫人擊鼓奏樂來聽法。佛說我今將擊法鼓，即宣說真常大我的法門。<sup>97</sup>

在這次法會中，王及夫人對真常妙有的法門有了真切的信解。信法不久，就想起了自己的女兒。父母對子女，是特別愛護的，當然也願望女兒能見佛生信。

**己三 釋：共相謂言……通敏易悟**

當時，勝鬘夫人早是遠嫁到阿踰闍國去了。

夫婦倆「**共相謂言：勝鬘夫** (p.25) **人，是我**」們的「**女**」兒，而且她是「**聰慧利根，通敏易悟**」的。

隨聽而能明了，是**聰**；隨意識的觀察而能抉擇是非，是**慧**。聰而又慧，所以她的根性是銳利的。通是無礙滯，即聽到什麼，就能了解什麼。

**敏**是迅速的悟解——如常說的敏感、敏捷、敏悟，都有速疾的意義。由聰故通，由慧故敏，利根所以**易悟**。

**聰慧利根**，是讚他的性能；**通敏易悟**，是讚他的慧用。<sup>98</sup>

根本聖典中，雖也有波斯匿王信佛的傳說，其實是信心微薄，常常懷疑佛教：他懷疑釋尊的年輕（《雜阿含》卷四六·一二二六經）；懷疑「有愛則苦生」的教說（《中阿含》卷六〇《愛生經》）；見十七群比丘的嬉戲，因而諷刺末利夫人的信佛（《五分律》卷八）；尤其是把佛弟子讖比丘尼留在深宮十二年，犯了佛教所認為不可容恕的罪行——「汙比丘尼」（《增一阿含》卷四三〈善惡品〉）。這與瓶沙王信佛的事實對照起來，完全是另一氣象。然而在釋尊長期的教化下，舍衛城到底成了佛教的重鎮。釋尊教化的情形，雖不一定與釋迦族有必然的關係，但也可窺見釋沙門文化的接近於東方。

<sup>97</sup> 參見：

(1) 劉宋·求那跋陀羅譯《大法鼓經》卷1~2(大正09, 290c12-298a29)：

……爾時，世尊知而故問：「阿難！以何等故，有鼓貝聲？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是其擊鼓吹貝之聲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今亦應擊大法鼓，我今當說大法鼓經。」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17：

……《大法鼓經》：以波斯匿王(Prasenajit)的擊鼓見佛為緣起，可說是《法華經》的**如來藏化**。從「眾生和合施設」說起，說到眾生(sattva)的不增不減。……眾生是和合施設的，而眾生界(sattva-dhātu)與如來界(性)一致，富有犢子部(Vātsīputrīya)所說，我假施設而有不可說我的意味。……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56：

……《大法鼓經》與《法華經》有關：《法華經》初說「會三歸一」，二乘同得佛智慧——一乘(ekayāna)；說實相與《般若經》相近。但「開迹顯本」，涅槃了的多寶(Prabhūtaratna)佛塔涌現在空中；釋尊自說「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，壽命無量阿僧祇劫，常住不滅」；三變淨土；十方受化菩薩來集，意味著如來(tathāgata)常住。《法鼓經》提到了《法華經》的「化城喻」、「窮子喻」；《大般涅槃經》比喻佛性的五味——乳……醍醐喻；說如來藏與一乘。

<sup>98</sup> 參見：

(1) 隋·吉藏撰《勝鬘寶窟》卷1(大正37, 2b24-c8)：

言**勝鬘**者，外國名為**尸利摩羅**，尸利，此翻名之為**勝**；摩羅名**鬘**，鬘謂**華鬘**。

**己四 釋：若見佛者……發其道意**

這樣的利根敏慧，「若」有機會「見佛」聞法，那「必」然的會迅「速」的悟「解」正「法」，而「心得無疑」。

無疑，淺一點說，是堅定的信解；深一點說，就是證悟。<sup>99</sup>

但勝鬘夫人不在舍衛國，而在阿踰闍國，「宜」乎及「時遣」人送「信」給她，引「發其道意」——即對佛法生起信心來。

**己五 釋：夫人白言：今正是時**

在討論這問題時，是以王為主體的，所以「夫人」就歡喜的「白」大王說：對的！「今正是時」，應該馬上派人送信去！

**丁二 遣信使發其道意****戊一 舉經**

王及夫人與勝鬘書，略讚如來無量功德。即遣內人名旃提羅；使人奉書，至阿踰闍國，入其宮內，敬授勝鬘。

**戊二 釋義**

而言勝者：一、釋云：鬘中之上，故云勝鬘。勝鬘父母，借彼世間殊勝之鬘，以美其女，故號勝鬘也。又其人生時，人獻首飾之華，故因事立稱。波斯匿王為無兒息，祈神請福，後忽生一女，國民群寮，皆悉歡喜，各貢上寶華，彫麗珍飾，即從此事立名，故號勝鬘也。二、云：以女比華鬘，女勝於鬘，故曰勝鬘。

凡有二勝：一、形勝，二、德勝。形勝者，女貌絕倫，華鬘不並。如世云：將華比面，則面勝於華也。德勝者，其女聰慧利根，通敏易悟，有勝世人，故云德勝。

又波斯匿王唯生此女，王之愛惜，為光飾種胤。是女聰敏愛重，勝世寶彫飾於體，故云勝鬘。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57。

<sup>99</sup> 參見：

(1) 彌勒說·玄奘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83(大正 30，760b10-16)：

於一切事現正隨從，故名信順。若即於彼補特伽羅處所而起，故名信。開彼功德及與威力，殊勝慧已；即於彼法處所而起隨順理門，故名淨信。即由如是增上力故，身毛為豎，悲泣墮淚，如是等事，是淨信相。聞彼功德威力等已；於行住等諸威儀中，恒常信彼實有功德，故名信述。

(2) 無著造·玄奘譯《攝大乘論本》卷 2(大正 31，144a5-15)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.354：

「希求」是樂欲，是信的果；「勝解」是深忍，是信的因。……

(4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，p.178：

從「深忍」(深切的了解)，「樂欲」(懇切的誓願)中，信三寶，信四諦。真能信心現前，就得心地清淨。所以說信是：「心淨為性，……如水清珠，能清濁水」。從此淨信中，發生止惡行善的力量，就是一般所說的「戒體」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p.10~11：

修學佛法的過程，先要對自己所要修學的法，生起信順的心。信順，是對於這種法有了純潔的同情與好感；然後生起信可、信求，乃至到證信。由最初的信順心到證信，佛法都叫做信——信以心淨為性。信，不單是仰信，要從親切的經驗，去完成無疑的淨信(信智合一)。

(6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〈佛學的兩大特色〉，pp.161~163。

**己一 釋：王及夫人……無量功德**

「王及夫人」這樣決定了，立刻就寫一封給「與勝鬘」夫人的「書」信。

在信中，「略」為「讚」歎「如來」的「無量功德」。佛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的，在書信中，當然不能詳說，只好簡要的告訴她，引發她的敬信。

**己二 釋：即遣內人名旃提羅**

信寫好了，「即遣」宮「內」的使「人名旃提羅」的送去。

旃提羅，不是個人私名，即內監，也就是黃門的通稱。<sup>100</sup>

**己三 釋：使人奉書……敬受勝鬘**

「使人奉」了王及夫人的「書」信，即「至阿踰闍國」去。

阿踰闍國，是憍薩羅的東都；意義為不可克，即城垣堅固，是不易為敵人所攻破的。城中有王，名有稱王，即勝鬘夫人的丈夫；這也是屬於波斯匿王統治的。<sup>101</sup>

使者到達阿踰闍國後，即直「入」王「宮內」，將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的書信，恭「敬」的「授」與「勝鬘」夫人。

**丙二 內因感悟****丁一 奉書歡喜****戊一 得書生希有心****己一 舉經**

勝鬘得書，歡喜頂受，讀誦受持，生希有心。(p.27)

**己二 釋義**

此下說勝鬘夫人的內因感悟。勝鬘在過去生中，深植善根，所以一遇波斯匿王與末利夫人的外緣引發，即能見佛開悟。

<sup>100</sup> 參見：

(1) 唐·菩提留志譯《大寶積經》卷 119〈勝鬘夫人會 48〉(大正 11, 672c22-23)：

……時遣一使名真提羅，奉持王書詣無闍城授勝鬘夫人。……

(2) 隋·吉藏撰《勝鬘寶窟》卷 1(大正 37, 11b12-17)：

名旃提羅者，出使人名也。依外國語，四名相濫：一、名旃提羅，此云：奄人。二、扇提羅，此云：石女。三、云旃陀羅，此云：殺狗人。四、旃茶羅，此名為月。又旃提羅者，此云：善信。其人善而有信，故言善信。今謂奄人是其通名，善信當其別稱。……

<sup>101</sup> 參見：

(1) 隋·吉藏撰《勝鬘寶窟》卷 1(大正 37, 11b20-23)：

彼阿踰闍者，此翻云：無生。此國往昔大乘人住，多解無生，國從人立名，故云：無生國也。又翻為，不可戰。邊城峻固，不可攻戰，是支[8]祥王所居，為舍衛之附庸。……

[8]祥=禪【原】。

(2)〔世親造〕金剛仙釋·菩提流支譯《金剛仙論》卷 1(大正 25, 801c2-5)：

……如因拘尸那仙人，名拘尸那城；因迦毘羅仙人，名迦毘羅衛城；此皆因人為名也。唯阿踰闍城因事為名，魏云：不可除伏城也。

(3) 玄奘譯·辯機撰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5(大正 51, 896b4-897a21)。

「勝鬘得」父母的來「書，歡喜頂受」。頂受，形容以恭敬心接受父母的來信。家書抵萬金，所以心生歡喜。「讀誦」書中的文句，「受持」而不忘書中的文義。對於書中的略讚如來無量功德，勝鬘過去雖曾久修菩薩行，然現生卻還沒有聽過。由於過去的宿根深厚，所以一聽到讚歎佛的功德，即「生希有」難得的「心」想。

## 戊二 說偈稱讚（供養）

### 己一 舉經

向旃提羅而說偈言：我聞佛音聲，世所未曾有，所言真實者，應當修供養！

### 己二 釋義

#### 庚一 釋：向旃提羅而說偈言

印度的習俗，遇見尊長，總是說偈稱讚。

旃提羅是內監，本用不著說偈的，然因為他是代表父母來的，而送來的書，又是讚歎佛功德的，所以勝鬘也「向旃提羅」「說偈」。

偈，梵語為伽陀，等於中國的詩。<sup>102</sup>

#### 庚二 釋：我聞佛音聲，世所未曾有

勝鬘說：「我聞佛音聲」，覺得這是「世」間「所未曾有」過的。

父母送來的書信，是用文字寫成的；文字是代表語言的。所以勝鬘見到信中的文字，即等於聽到父母的語言，因文字而間接的聽到，所以稱為我聞。

聽到佛名，或聽到三界無常、有漏皆苦（p.28），即會深生感動，身毛皆豎，而生起希有難得想，這是久習善根的明證。<sup>103</sup>

<sup>102</sup>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上），pp.19~23。

祇夜（geya, geyya），從字義來說，不外乎歌詠的意思。然在九分或十二分教中，與同為偈頌體的伽陀（gāthā）、優陀那（Udāna），到底有什麼差別？一般譯祇夜為應頌、重頌，指長行說明後，再以偈頌來說明，使意義更為明顯的部類，但這不是祇夜的原始意義。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35

……祇夜，本來是世俗的偈頌。在（法與律）修多羅集出以後，將十經編為一偈頌，以便於記憶，名為祇夜。經法方面，又集合流傳中的，為人、天等所說的通俗偈頌，總名為祇夜。

遲一些傳出的偈頌而沒有編集的，如〈義品〉（Arthavargīya），〈波羅延〉（Pārāyaṇa）等。如表達佛法的，後來別名為伽陀（gāthā）。如來有所感而說的偈頌，名「無問自說」——優陀那（Udāna）。在北方，優陀那成為偈頌集的通稱，如《法句》

（Dharmapada）名為「法優陀那」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〈九分教與十二分教〉，pp.512~518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110~111。

<sup>103</sup> 參見：

(1)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，玄奘譯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6（大正 27，886a5-19）：

問：順解脫分善根在有情身其相微細，已種、未種云何可知？

**庚三 釋：所言真實者，應當修供養**

勝鬘又說：書中「所言」的佛功德，如是「真實」不虛的話，那你對我是大有恩德的，我勝鬘「應當」敬「修供養」。

據梵文的本意，應譯為「我當賜汝衣」。就是說：如果確如你（旃提羅）持來的書中所說的，那麼，我送件衣料犒勞你。<sup>104</sup>

供養，不限於對尊長；對平輩或下輩，也可以說供養。如供養三寶等，那應說「恭敬供養」。

**丁二 感佛致敬****戊一 祈佛慈悲而現度****己一 舉經**

仰惟佛世尊，普為世間出，亦應垂哀愍，必令我得見。

**己二 釋義****庚一 釋：仰惟佛世尊，普為世間出**

勝鬘夫人聰慧利根，才聞佛的功德，就知道佛的功德不可思議。佛的出現世間，但有誠懇的信心，就可以見佛聞法，所以即誠懇的求佛降臨。

「仰惟」的惟，即思惟的意思。思惟父母、三寶，約尊敬的意思說，稱為仰惟。如約自謙的態度說，稱為伏惟<sup>105</sup>。

答：以相故知。彼有何相？謂若聞善友說正法時，身毛為豎，悲泣流淚，厭離生死，欣樂涅槃，於法、法師深生愛敬，當知決定已種順解脫分善根；若不能如是，當知未種。此中有喻，如人於田畦中下種子已，經久生疑：「我此畦中曾下種不？」躊躇未決。傍人語言：「何足猶豫？汝今但可以水灌漬，以糞覆之。彼若生芽，則知已種，不然則不。」彼如其言便得決定。如是，行者自疑：「身中曾種解脫種子已不？」時彼善友而語之言：「汝今可往至說法所，若聽法時身毛為豎，悲泣流淚，乃至於法、法師生愛敬者，當知已種解脫種子；不然則不。」故由此相可得了知。

(2) 彌勒說·玄奘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21(大正 30, 401a18-22)：

復有所餘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。謂暫聞佛或法或僧勝功德已，便得隨念清淨信心，引發廣大出離善法，數數緣念融練淨心，身遂毛豎、悲泣兩淚——是名第三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。

(3) 惠敏法師，《心與大腦的相對論》，〈順解脫分相——悲欣毛豎〉，法鼓文化，pp.155～161。

<sup>104</sup> 參見：

(1) 唐·菩提留志譯《大寶積經》卷 119〈勝鬘夫人會 48〉(大正 11, 672c24-27)：

時勝鬘夫人發書尋繹，頂受忻慶生希有心，向真提羅而說偈言：「我聞如來聲，世間頗難遇，斯言若真實，當賜汝衣服。……」

(2) 隋·吉藏撰《勝鬘寶窟》卷 1(大正 37, 12a18-23)：

應當修供養者，一解云：佛必如書中讚歎真實不虛者，則是無上福田，理合供養也。又解：必如書所歎真實不虛者，則傳書之人有大恩德，我須報其人恩供養之也。故梵本文云：是言若真實，我當與汝衣也。修，謂營修，修飾供具。……

<sup>105</sup> 伏惟：亦作“伏維”。1.下對上的敬詞。多用於奏疏或信函。謂念及，想到。((《漢語大詞典(一)》，p.1180)

「佛」為一切世間所恭敬，故名「世尊」。

當時，佛雖住舍衛城，然佛不單是為了舍衛城的人，而是「普為」一切「世間」而「出 (p.29)」於世的。

**庚二 釋：亦應垂哀愍，必令我得見**

佛既以大慈大悲為本，普為一切眾生而出於世，即必然的慈悲普應，難道沒有自己的分嗎？

所以，我以誠敬心、清淨心思慕佛的功德，佛是「亦應垂哀愍」的。垂是自上而下；哀愍，即慈悲。

這是說：佛也應以慈悲心來下度於我，而「必令我得見」於佛的。這不但表示了勝鬘的信敬，更顯出了勝鬘的利根，深刻理解大乘的深義。

**戊二 佛於空現無比身**

**己一 舉經**

即生此念時，佛於空中現，普放淨光明，顯示無比身。

**己二 釋義**

上是感，這是應。佛是無感不應而從不失時機的。所以，「即」在勝鬘夫人「生」起求佛慈悲使我得見的思「念時」，「佛」即「於空中現」身了。

勝鬘居深宮中，因為她的誠信懇到，所以佛以神通來化，在高空出現。如來現身空中時，「普放淨光明」。

佛身生有丈光相；<sup>106</sup>但在教化眾生的時候，又時從毛孔<sup>107</sup>、眉間<sup>108</sup>等放光明，以

<sup>106</sup> 參見：

- (1) 姚秦·鳩摩羅什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〈序品 1〉(大正 08, 217b21-c5)。
- (2)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·玄奘譯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77(大正 27, 888b24-25)：十五者、常光一尋相：謂：佛身分周匝常有光明，面各一尋，晝夜恒照。
- (3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 4(大正 25, 90c8-10)：十五者、丈光相：四邊皆有一丈光，佛在是光中端嚴第一，如諸天諸王寶光明淨。
- (4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 8(大正 25, 114c18-20)。

<sup>107</sup> 參見：

- (1) 後秦·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《長阿含經》卷 1(大正 01, 5b5-6)：十一、一一[12]孔[13]一毛生，其毛右旋，紺琉璃色。[12] (毛) + 孔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[13] 一 + (一)【明】。
- (2)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·玄奘譯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77(大正 27, 888b8-11)：十三者、身毛右旋相，謂：佛身諸毛孔各生一毛，如吠琉璃，其色紺潤，宛轉右旋，毛端上靡。所以一一毛孔唯一毛者，以菩薩時不亂說法故。
- (3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 4(大正 25, 90b24-26)：十三者、一一孔一毛生相：毛不亂，青琉璃色，毛右[32]靡上向。[32]靡 = 旋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
- (4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 8〈共行品 18〉(大正 26, 65a16)。

<sup>108</sup> 參見：

- (1) 後秦·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《長阿含經》卷 1(大正 01, 5b16-17)：三十一、眉間白毫柔軟細澤，引長一尋，放則右旋螺如真珠。

表示大法光明的普照世間黑暗。在清淨的光明中，「顯示」佛的「無比身」相。

佛身微妙，無可為比。顯示，即顯現這無可比喻的佛身，而使勝鬘等得見。

(p.30)

### 己三 別明見佛之因緣

談到見佛，還可以有各式各樣的：

#### 庚一 生佛住世

一、與佛同時出世而見佛，這是一般的。

二、如勝鬘見佛，因勝鬘根熟，誠信求見，於是祇園的如來，即於定中，以無作神通力，來阿踰闍國的王宮上空。

等到法會圓滿，佛又放光，「足步虛空，還舍衛國」，<sup>109</sup>可見這是如來乘通而來的。

這樣的見佛，不但是勝鬘一人見，宮女們也是見到的，這都是生在佛世的。

#### 庚二 佛涅槃後

如來涅槃後，即大多由眾生自心所現見的。

如遇到恐怖的時候，憶佛念佛，因而見佛的；或因定心清淨，在定中見佛的；<sup>110</sup>更有因思慕如來而夢中見佛的；<sup>111</sup>或恍惚中見佛的。

夢境、幻境，就是定境，也著重於自心所現。

如《般舟三昧經》說：修般舟三昧而現見阿彌陀佛。行者即思惟：佛既沒有來，我也沒有去，純由自心而見，所以自心見佛、自心作佛。<sup>112</sup>

(2)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·玄奘譯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77(大正 27, 889a2-4)：三十一者、眉間白毫相，謂：佛眉間白毫長半尋量，右旋宛轉，光明清徹。

(3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 4(大正 25, 91a16-18)：

三十二者、白毛相：白毛眉間生，不高不下，白淨右旋，舒長五尺。

(4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 8〈共行品 18〉(大正 26, 65a16-17)。

<sup>109</sup> 參見：

(1) 劉宋·求那跋陀羅譯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卷 1(大正 12, 223a6)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265。

<sup>110</sup>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淨土與禪》，pp.63~64：

中國的念佛法門，是初傳說廬山十八高賢，結白蓮社念佛。但考究起來，也還是重於繫心念佛。如慧遠即曾於定中見阿彌陀佛，正是《般舟三昧經》的法門。到北魏曇鸞，依世親《往生淨土論》，著重於稱名念佛。到唐代，淨宗大德光明寺善導，傳說念一聲佛，放一道光，這是有名的稱名念佛的大師。

<sup>111</sup> 參見：唐·善導集記《觀無量壽佛經疏》卷 4(大正 37, 278b24-c26)。

<sup>112</sup> 參見：

(1) 後漢·支婁迦讖譯《般舟三昧經》卷 1〈行品 2〉(大正 13, 899b23-c3)：

佛言：「善哉！颺陀和！色清淨故，所有者清淨。欲見佛即見，見即問，問即報。聞經大歡喜，作是念：『佛從何所來？我為到何所？』自念佛無所從來，我亦無所至。自念欲處、色處、無色處，是三處意所作耳！我所念即見。心作佛，心自見，心是佛心，

這與生在佛世見佛，或感佛現通來化的見佛，略有不同。

### 戊三 勝鬘等以三業禮敬佛

#### 己一 舉經

勝鬘及眷屬，頭面接足禮，咸以清淨心，歎佛實功德。

#### 己二 釋義

##### 庚一 以身業禮敬

「勝鬘及眷屬」，如宮女等，同時見到空中顯現的無比身，都一致的向佛行「頭面接足禮」，即是頂禮。

以自己最尊的頭面，去接觸對方最低下的足，(p.31) 這是表示恭敬的最敬禮，是身業致敬。

佛於空中現身，勝鬘和她的眷屬在地上，怎能以頭接觸到佛足呢？

依經末所說「世尊放勝光明，普照大眾，身昇虛空，高七多羅樹，足步虛空，還舍衛國」；<sup>113</sup>可見佛還是從空而下到地上的，否則回去時何必身昇虛空呢？

經中但說現身虛空，而沒有說到地面，不過經文簡略而已。

##### 庚二 以口、意業禮敬

「咸以清淨心」，這是意業致敬。「歎佛實功德」，這是口業致敬。

##### 庚三 小結

本經雖稱勝鬘夫人說，但實不限勝鬘一人，勝鬘是個領導的代表者。見佛、禮佛、讚佛等，都是勝鬘和她的眷屬所共作的。

佛心是我身。心見佛，心不自知心，心不自見心，心有想為癡，心無想是涅槃。是法無可樂者，設使念為空耳，無所有也。菩薩在三昧中立者，所見如是。」

(2) 印順法師，《淨土與禪》，p.22：

《般舟三昧經》，這也是專明阿彌陀佛的念佛三昧。本經一名《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》。修觀成時，經裡說：「現在諸佛悉在前立」。專觀阿彌陀佛，而見現在一切佛，這與《觀經》的「見此事者，即見十方諸佛」，完全一致。由此可見，觀阿彌陀——無量佛，即是觀一切佛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864~865：

到了三昧成就，佛現在前，不但光明徹照，而且能答問，能說經。然當時，佛並沒有來，自己也沒有去；自己沒有天眼通、天耳通，卻見到了佛，聽佛的說法，那佛到底是怎樣的？於是覺察到，這是「意所作耳」，只是自心三昧所現的境界。……嚴格的說，這是念佛三昧中，從「觀相」而引入「實相」的過程。然這一「唯心所作」的悟解，引出瑜伽師的「唯心（識）論」，所以立「唯心念佛」一類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403。

<sup>113</sup> 參見：

(1) 劉宋·求那跋陀羅譯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卷1(大正12, 223a5-6)。

(2) 唐·菩提留志譯《大寶積經》卷119〈勝鬘夫人會48〉(大正11, 678a28-b1)：

爾時，世尊放勝光明普照大眾，身昇虛空，高七多羅量，以神通力足步虛空，還舍衛城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p.265~267。

**丙三 別明：發起序之深義****丁一 內因：菩提心**

上來約事淺說。如約義深說，那麼勝鬘是無始來蘊界處中的勝功德相；悲心為本稱女；總為菩提心。

**丁二 外緣熏發：般若、方便**

這是由於善知識的般若（母）、方便（父）所熏發，成習所成性，如父母所生。<sup>114</sup>

遠嫁阿踰闍國，即菩提心芽為極難破除（不可克）的生死雜染所礙，未能還到故鄉田地，如法華的窮子流浪一樣。<sup>115</sup>但菩提心熏習成熟，展轉增勝，名利根易悟。

**丁三 感佛現身**

這由於善知識的外緣熏發，菩提心功德增長，以有漏修慧，趣向臨入於真如，即誠求見佛。

剎那第一義空智現前，如來藏（p.32）出纏而法身顯現，名佛於空現。具無邊稱性功德莊嚴，即光明無比。

**丁四 為佛授決定記**

以菩提心為主的勝鬘及相應無漏心所功德的眷屬，與如如法身契合，名為接足。三業相應而稱歎佛德，即宣示自證心境。這所以為佛所攝受、為佛所授記了。

<sup>114</sup> 參見：

- (1) 姚秦·鳩摩羅什譯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2〈佛道品 8〉(大正 14, 549c2-3)：  
……智度菩薩母，方便以為父，一切眾導師，無不由是生。……
- (2) 東晉·佛馱跋陀羅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0〈入法界品 34〉(大正 09, 782c27-28)。
- (3) 龍樹造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 34(大正 25, 314a21-28)：  
……復次，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，父母之中母功最重，是故佛以般若為母、般舟三昧為父。三昧唯能攝持亂心令智慧得成，而不能觀諸法實相。般若波羅蜜能遍觀諸法分別實相，無事不達、無事不成；功德大故，名之為母。以是故，行者雖行六波羅蜜及種種功德和合能具眾願，而但說「當學般若波羅蜜」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，p.335：  
般若是出世聖法的根本依處，所以是三乘「解脫」的「所依」處，三乘聖者都是依般若而解脫生死的。一切「諸佛所從」而「出」生的，也是般若，所以《般若經》稱般若為「佛母」。如經中說：「般若波羅蜜能生諸佛」。「智度菩薩母，方便以為父」。……

<sup>115</sup> 參見：

- (1) 後秦·鳩摩羅什譯《妙法蓮華經》卷 2〈信解品 4〉(大正 09, 16b25-17c9)。
- (2) 西晉·竺法護譯《正法華經》卷 3〈信樂品 4〉(大正 09, 80a29-81b8)。
- (3) 隋·闍那崛多共笈多譯《添品妙法蓮華經》卷 2〈信解品 4〉(大正 09, 149b7-150b16)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，p.305：  
……適宜於菩薩行的根性，佛當然「為說無上道」了。與菩薩心行格格不相入的，是鄙劣怯弱的根性，如《法華經》的窮子喻：窮子回到故鄉，望到財富無量的長者，驚慌失措，嚇得逃走都來不及。對於這類根機，不得不為說方便法門——聲聞、緣覺乘法，漸漸的引攝化導他。……